



『字码头』读库

催眠

马晓丽
◎ 著

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

「字码头」读库

催

眠

◎

马晓丽

著



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马晓丽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催眠/马晓丽著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4. 10
(“字码头”读库)
ISBN 978-7-5505-0768-5

I. ①催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8295号

催眠

CUIMIAN

出版人: 刘明辉
策划编辑: 刘明辉 张波 卢锋
责任编辑: 张波 杨钟
封面设计: 林洋
版式设计: 张波
封面绘图: 王天用 洪羽
责任校对: 魁宏达
责任印制: 阎骋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

地址: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

邮编: 116011

电话: 0411-83620442 0411-83620941

传真: 0411-83610391

网址: <http://www.dlmpm.com>

E-mail: dlszhangbo@163.com

印刷者: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30 mm×195 mm

印张: 11.375

字数: 216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05-0768-5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马晓丽

沈阳军区创作室作家、国家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、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楚河汉界》、长篇纪实散文《阅读父亲》、长篇传记《光魂——著名光学家王大珩》、中篇小说《云端》及短篇小说《俄罗斯陆军腰带》等。《楚河汉界》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、第十届全军文艺作品一等奖及第六届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，并被改编为长篇电视连续剧《将门风云》；《云端》获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作品一等奖、第五届辽宁文学中篇小说奖；《俄罗斯陆军腰带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双年奖及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作品一等奖；《杀猪的女兵》进入2011年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”。

留住阅读和写作的心

——“字码头”读库总序

滕贞甫

网络时代，很多人似乎慢慢丢掉了阅读的习惯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，消费性的写作也成为了当下的文学主流。

大连是个现代化的海滨城市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着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学作家。他们中间有恪守文学表现时代传统的50后、60后作家，也有表现人物成长和个人生活、侧面展现历史的近70后作家。“字码头”读库推出十二位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集，包括作家自选的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、随笔集。这些作品关注和表现的题材十分

丰富，涵盖了历史、现实、农村、工厂、部队、知识阶层、都市时尚生活、现代女性和新人类。写作方面各具特点，有简捷明快、以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者，也有的以对人、事、物细腻的描绘和铺陈见长。如，孙惠芬对北方乡村农民及民工人物内心的丰富变化的细腻描绘，马晓丽对部队生活的深刻体验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广、丰富的描述。陈昌平的小说让小人物走进历史，他书写普通人不同历史时期的卑微心理和悲凉人生，在貌似松弛的叙述中透出内在的凌厉无比的锋芒。

该读库作品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既有故事情节，又能把这一故事讲述得娓娓动人，叙述得有技巧。津子围的小说宁静、平和、自由、开放，没有过多的笔墨渲染心理分析，而是在委婉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，那些现代性的感受和先锋思考，在他的作品中深深地隐匿于个性的皮肉之下。

“字码头”读库中的散文和随笔也有着鲜明

的特点。邓刚、素素、宁明，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“文革”、知青、改革、文化、历史、社会、人生问题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，他们力图通过他们的作品回应着历史、现实提出的问题，引领和解答着人们的思考。宁明的飞行散文有着重要的拓展与探索意义，不仅填补了国内散文创作领域书写飞行题材的空白，还为零距离状写蓝天体验提供了文本借鉴。

“字码头”读库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一致，从中我们找回了历史与记忆，找回了哲学的思考，她承载着当代文学的审美追求，展示着中国文坛梦的趋向与特征。她不仅是对文学资源的一种深度挖掘和发现，同时对当下中国文化的空间、文化的积淀、文化的推动，具有双向的拓展和深化作用。网络时代，我们更加相信，品质上佳的作品还会让人不自禁地想多读些书，让人静下心来投入写作，因为系统的阅读、精致的写作

最终是让知识体系完整而不是碎片化。

最后寄语读者、作家：请留住你们阅读和写作的心。

（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大连市文联主席）

云端	001
催眠	099
白楼	151
俄罗斯陆军腰带	215
杀猪的女兵	246
左耳	286
舵链	305
夜	329
心灵物语	342
——马晓丽的五个 中短篇小说	

云端

—

云端。

在俘虏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洪潮吃了一惊。

这名字不容易重。记得母亲告诉她，她出生后怎么拍打也哭不出来，把人都急死了。大家正不知如何是好呢，忽然从空中传来了一阵缥缈的洞箫声，就像一直在等待着前奏的引领一样，她立刻随着洞箫的呜呜放声大哭起来，而且长哭不止竟一发而不可收了。焦急守候在外面的父亲听到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，不由长长地嘘了口气，拱手仰天吟道：“天籁降府第，长歌入云端啊！”她因此就叫了云端。

只是现在她已经不叫云端了。

参加革命的时候，负责登记的同志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刚回答说叫云端，旁边一个首长模样的人就插嘴道：

“这名字不好，软绵绵、轻飘飘的，太小资产阶级了。”

说罢斩钉截铁地挥了一下手臂说：“改了吧！”她吃惊

地瞪了那人一眼。那人却根本没注意她的反应，自顾自地思索着说：“改个什么名字呢？得有力量，有热情，有气势……对了，洪潮！就叫洪潮吧。把自己融入革命的洪潮之中！怎么样？”他兴奋地问，却是对着登记的同志而不是她。登记的同志连声叫好，立刻就在登记簿上写下了“洪潮”两个字。写完才抬头问她：“洪潮同志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”没法不可以了，她已经被叫作洪潮同志了。再说她当时的热血也正沸腾着呢，心想自己既然参加革命了，就应该有个革命的名字，做个彻底的革命者。这样想着，就朝着那个陌生的名字，仓促地点了点头。

她于是就叫洪潮了。

虽然不再叫云端了，但在内心里她却认为云端这两个字仍然是属于她的，而且只属于她。要知道，这两个字是随她的生命而来，又是由父母亲手嵌入她的生命之中的呀。说心里话，她非常喜欢云端这个名字。在家时，父母总喜欢拖着长腔呼唤她：“云——端——呃——”云端这两个字经父母那浓重的乡音酿过，就像老酒一样有味道，听着醉人呢。所以她虽然改叫了洪潮，但心里却从未真正摒弃过云端这个名字。当然了，这个想法她对谁也没说过。她把它藏在心里了，深埋了。

洪潮其实不愿意看管俘虏。但这次部队端了敌人的一个留守处，押送来的“战利品”主要是几个女人。据说，

这几个女人都是正被我们部队围困着的敌徐克璜师的家属。按政治部主任的话说，都是些国民党的老婆，重要得很呀！政治部主任，也就是给她改名的那位首长很有意味地眨巴着眼睛对她说，可别小看了这些个老婆，关键时候能当战斗力用，能派上大用场呢！末了，主任就只一句话：洪潮你去吧，娘们兮兮的，别人看管不方便。洪潮就只好去了。

大院里静悄悄的。洪潮在大门口停了一下，摸了摸手枪，紧了紧腰带，使劲地咽了口唾沫，这才绷住劲脚步噔噔地走了进去。

一眼就看见了那几个老婆，瘟鸡似的瑟缩在一起，惊恐的目光磷火般地在灰头土脸间闪烁。洪潮心下一松，绷着的那股劲立刻泄去了一半。

只有六七个人，都很年轻。有一个看上去年纪稍大些，也不过就三十多岁的样子，那几个多说也就二十多岁吧。洪潮挨个看去，这才发现有个人一直背对着她，就伸手指了指说：“你，转过来！”那人没动，旁边的人赶紧捅了捅，那人才受惊似的抖动了一下，缓缓扭动身子，转过来一张清丽的脸。

不知为什么，洪潮一看到这张脸就感到不舒服，刚松下来的那股劲立时又绷得紧紧的。

其实这张脸并不难看，只是在一团灰头土脸当中显得有些不和谐。开始洪潮以为是太洁净了的缘故，仔细

看去才发现这张脸其实并不洁净，也与其他脸一样地蒙尘挂垢。

区别似乎是在眼神上，洪潮注意到这张脸上的眼神有点不太一样，没有那种磷火般的惊恐，却有着一种与此情此景完全不符的涣散。大概就是这涣散令洪潮不舒服。洪潮不由自主地使劲咽了口唾沫，赶紧在自己的目光中加了些颜色，尽可能做出冷峻的样子盯住那张脸。

洪潮等着，等着看那眼神在自己的逼视下发生变化，等着看那里面的涣散消失，等着看那里面也生出磷火般的惊恐……

令洪潮失望的是，那眼神却始终不见改变，像弥漫在心思里收拾不起来了似的，就那么一直涣散着。

洪潮有点泄气了。洪潮本来就对自己信心不足，她知道自己长相儒善，生性孱弱，怎么努力也表现不出应有的威严和气概，缺乏对敌人的震慑力。主任常批评她性情太温和，太小布尔乔亚，太缺乏革命斗争精神。参加革命后不久，把她从家里带出来的表哥突然被打成了托派。为了排查她是不是也跟表哥一样是“托匪”，组织上对她进行了审查。结果她连话都没听完就哭了，从头哭到尾，翻来覆去地只会说一句话：我不是土匪，我家是读书人家，我们家跟土匪从来都没有一点儿关系……本来因为表哥的牵连她的嫌疑挺大，但主任一看她那副小姑娘的死哭相，看她连“托匪”和土匪都分不清楚，

就摆摆手干脆作罢了。后来主任就动员她与表哥划清界限，动员她劝说表哥承认错误。她态度表得好好的，但就是眼泪不争气，一见表哥的面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，直流得山高水长，天昏地暗，结果主任教她的那些话一句也没说出来。后来主任不止一次地严厉批评她，说洪潮你现在是个革命战士了，哪能水做的一样。告诉你，革命斗争残酷着呢，真要是面对敌人怎么办？你呀，你要好好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和考验！

现在，洪潮真就是面对敌人了。

现在，洪潮真就是在经受锻炼和考验了！

洪潮咬住劲继续盯住那张脸。

那张脸却仍旧毫无变化，眼神还那么涣散着。

洪潮真有点受不了了，她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一阵阵往上顶，顶得胸口憋闷闷的，嗓子眼火燎燎的，脑门子涨乎乎的……

“起来！都站起来！”洪潮听见自己突然大喊了一声，声音尖利得吓了自己一跳。

小老婆们也吓了一跳，“呼隆”一下就都站起来了，惊魂未定地望着她。

洪潮却只盯住一张脸看——那张脸终于变化了，犹如在池水中投入了石子，洪潮看到一波惊惧从眼里飞溅出来，迅速淹没了眼神里的涣散，淹没了脸上的飘忽神情。她如坠地般蓦然惊醒后，眼见着就同那几个小老婆

一样瘟鸡了。

洪潮心里悄悄松了口气，不由得有点兴奋，有点找到了感觉的意思。她定了定神，尽量保持住气势，用冷峻的目光把那些小老婆依次扫视了一遍。

洪潮发觉自己的目光突然变得很有力量，如机关枪一般，扫到哪里，哪里就堆委下去一大截子，扫到谁，谁就打哆嗦。这种感受令洪潮十分振奋，蛰伏在心里的自信呼地就被点燃了，腰杆立刻挺得笔直。

洪潮沉住气，收回目光，调了调嗓音，尽量压着说：“现在我点名，点到谁谁回答，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

“听清楚了，长官。”

小老婆们高低不一长短不齐地应着。

洪潮觉得自己这时应该皱皱眉头表示不满，然后再厉声训斥她们几句，告诉她们应该怎样回答。但她有点不习惯，怕把握不好。略作思索之后，洪潮还是决定把这个步骤省略掉，就把目光直接移到手里的名单上了。

“云端”这名字一下就跳了出来。洪潮真想先点这个名字，但她忍住了。她想给自己留一点儿悬念，留一点儿余地。她先点了前面的两个，一个叫梁素美，年纪大一点儿的那个，证实是师长徐克璜的太太；另一个叫佟秋，竟然也是徐克璜的太太，是小老婆，名副其实的“国民党小老婆”。

下面一个就是云端了。洪潮心里突然有点发慌，是那种有所期待又有所担忧的心慌。洪潮定了定神，这才张嘴喊道：

“云端。”

“……是我。”

循声望去，洪潮看到了那刚刚收拾起的涣散眼神。

原来是她！

果然是她！

洪潮这才发现其实自己早就凭直觉猜出了是她，也可以说其实自己心里一直隐隐约约地希望是她。洪潮也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，反正这些人中间如果一定要有个叫云端的话，她倒宁愿是她。

她看着她。

她也看着她。

洪潮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”

她被问蒙了，愣在那儿。

洪潮觉出了自己的失态，马上改口问道：“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曾子卿。”

“什么职务？”

“团长。”

洪潮找到了曾子卿这一页，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：